

刘兴育 雷文彬 孙晓明 编



李广田

论教育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刘兴育 雷文彬 孙晓明 编

李 庆 田



论教育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广田论教育 / 刘兴育, 雷文彬, 孙晓明编.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3.4

ISBN 7-222-10781-6

I. ①李… II. ①刘… ②雷… ③孙… III. ①李广田
(1906~1968)—教育思想—文集 IV. ①G40-09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5418 号

责任编辑: 陈 晨

责任校对: 李继孔

装帧设计: 杨晓东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李广田论教育
作 者	刘兴育 雷文彬 孙晓明 编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 @ 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781-6
定 价	102.00 元



李广田先生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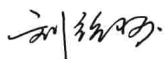
序

我读了《李广田论教育》文稿后，觉得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文集。文集收录了李广田先生办学治校和文学教育等方面的许多珍贵资料，还收录了《李广田全集》中未编入的三篇文学作品，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李广田先生的教育思想。

李广田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古今中外可称之为教育家者，有的是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有高深的造诣，有的是在教育实践中有突出的成就，有的是在办学治校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且一般都是热爱教育、献身教育者，而李广田先生既是一位善于治校的校长，又是一位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深厚的教育理论素养的学者。他熟悉教育、热爱教育、终生从事教育，在学校治理和人才培养方面成绩卓著，是名符其实的教育家。李广田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全部文集中都有反应，而《李广田论教育》则对李广田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展现。从本文集中，我们看到，李广田先生懂教育、爱教育，对教育的目的、功能、规律和中国高等教育的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的教育思想融贯在他的讲话、文论、工作安排和履职行为中。阅读文稿，会使我们对李广田的教育思想有全面的了解，看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李广田用心血书写的教育诗篇，并能看到李广田先生高尚的人生境界、鲜明的人格特点、深厚的学术造诣、严谨的工作态度、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可敬的良师风范，看到李广田先生从一个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教育家的思想历程。

李广田先生曾于1952年至1968年期间担任过16年的云大副校长和校长职务，为云南大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云

大的后来者，我们为自己的学校曾经有过像李广田这样一些出类拔萃的先贤而无比自豪，我们深深地崇敬他们，并努力以他们为榜样把今天的云南大学办好。今天，云南大学全体师生正抓住时代给予的机遇，全力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究型综合大学，学校发展势头良好，但建设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在把握现代高等教育规律和当下学校特点的同时，经常回过头去，向先贤们学习办学治校的经验 and 孜孜以求的优良传统，更好地肩负起新时期建设云大、发展云大的历史责任，让云大基业长青，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并以此告慰曾经对云大的发展寄予深情期望的先贤们。



2012 年 12 月 6 日

目 录

第一部分 李广田论大学教育与管理

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	2
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讲话（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	12
庆祝校庆·····	19
提高质量 稳步前进·····	21
关于学习教学环节的动员报告（1955年2月17日）·····	24
展开学习教学环节的报告·····	27
布置关于科学研究的报告·····	29
如何解决学生学习负担过重问题	
——对全体教师谈话·····	32
致山茶文艺社创作小组·····	38
元旦祝词·····	39
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42
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度教学与科学研究计划·····	47
对全体同学谈目前国内形势和注意的几个问题·····	52
云南大学1962~1963学年上学期工作总结及本学期工作	
（1963年2月22日）·····	64
有关办学理念的论述·····	80

有关治校方略的论述	85
有关教学思想的论述	101
教学、师资培养、科学研究是办好综合大学的根本	107
教学必须抓好五个关系、三项工作	109

第二部分 李广田论中小学教育与管理

中学生的文学修养	112
中学生与文艺	118
序《孩子话》	121
谈“奉公守法” ——以一个中学校长为例	123
中学国文的道路 ——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	127
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	136
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学术文	155
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应用文	161
中学国文教学的变通办法	168
介绍中华小学 ——一个有理想有办法有成绩的小学校	173
多接受多思想多讨论多行动	181

第三部分 李广田论文学教育

人格与风格	184
-------------	-----

文学与文化

——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	188
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	198
论文学的普及和提高·····	200
谈报告文学·····	203
谈文艺创造·····	212
谈文艺欣赏·····	215
谈文艺批评·····	219
书评与批评·····	222
文学与科学·····	227

人的改造与文艺方向

——给抗战期间留在沦陷区的朋友们·····	233
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	239

论文学教育

——温柔敦厚与爱憎分明·····	246
文学的价值·····	254
作家与作品·····	262
人民文学和世界文学·····	268
诗与朗诵诗·····	273
马凡陀的山歌·····	280
再论《马凡陀的山歌》·····	284
两种小说·····	288

一种剧·····	293
历史的悲剧和人的悲剧·····	300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	303
鲁迅的思想和创作	
——在清华鲁迅晚会上讲·····	310
我们的态度·····	319
《缪弘遗诗》序·····	321

第四部分 《李广田全集》补篇

怀土小记·····	324
生死之间·····	326
新年无感·····	327
后 记·····	329

第一部分 李广田论大学 教育与管理

论新文学与大学中文系

《国文》月刊第三十九期，发表了丁易先生的《论大学国文系》，因一时事忙，未能细读。三月三日王了一先生在昆明《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星期论文，题为《大学中文系和新文艺的创造》，是完全针对丁易先生的文章而写的，读过王先生的论文之后，又找出丁易先生的文章来仔细看了一遍。说来好笑，看了两位先生的意见，自己竟然都有些同感，同感之余，也只是稍稍有点出入而已。

我想先从王先生的意见说起。王先生在论文中提出了两个要点。第一，王先生相信“大学里只能造成学者，不能造成文学家。”王先生说：

“大学教授在教室里讲授的应该是不容否认的考证或其他研究的结果，不应该是那些不可或很难捉摸的技巧，如果要学生的文章通顺，这是中学里就应做到了的，因为非但中文系，他系他科的学生也都应该能写通顺的文章。如果要学生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作家，大学教授却是办不到的。……老实说，大学教授因为学问积累了数十年，在短短的四年内不愁没有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教学生们写作，如果学生没有天才的，将是一辈子都教不好，如果学生是有天才的，他的文学作品可能远胜于他们的老师，我们将凭什么去教他们呢？”第二，王先生以为今天的中国文学乃是欧化文学，所以适宜于养成文学人才的应该是外国文学系，而不是中国文学系。王先生说：

“不容讳言的，现代中国所谓新文学也就是欧化文学，欧化的深浅虽有不同，然而绝对没有一种文学是从天而降的；既然要不受旧文学的影响，就不能不完全依傍西洋文学，即使要融和中

西文学而各有所扬弃，也非精通西洋文学不为功。”因此，王先生很看重闻一多先生的意见，就是：中文系和外语系应该合并起，然后再分出语文和文学两系。

我对于王先生的意见只部分地同意，有一部分不大同意。关于第一点，王先生“反对在大学里传授新文学，反对大学里教人怎样创作”，因为文学创作是不可能在大学里传授的，这诚然有道理，我也相信文学创作不像“科学，或科学性的东西”一样，不是一五一十有一定的规程可以教授的。何况，一个作家的基本修养并不只限于文字的技巧，而最根本的乃是实际的生活经验与人情世故的体察领会，无奈大学里的生活领域是相当狭隘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又必须读很多古书，这些古书对于新文学创作或者可能有某些帮助，但以一般情形而论，古书钻得越深，文学创作也往往越难，所以，虽然有少许作家出自大学，但多少最好的作家却是与大学无缘的。这是大学里不能造就作家的理由。然而我这里所说的文学创作，却不单指新文学创作而言。假如说新文学作家是不能在大学中文系造就的，那么同样，旧文学创作家也是不能在大学中文系造就的。于是问题也就在此。没有听说有人反对在大学里教授旧文学创作，却时常听到反对大学里教授新文学的意见，而且，请看三十三年八月教育部修订的中国文学系科目表：中文系必修科目表中有文选及习作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六学分，词选及习作三学分，曲选及习作三学分，就连中文系语言文字组选修科目表中也有诗选及习作六学分，师范学院国文系必修科目中是文选及习作六学分，诗选及习作六学分，选修科目中则有词选及习作三学分，曲选及习作三学分，而且还有戏剧选及习作三学分，小说选及习作三学分（戏剧小说习作不是旧的还是新的）。既如此规定，有些学校也一定这么施行。试问这是不是文学创作的课程？（自然，其中还有选读。）假如说不是，我们将无话可说，假如说是的，那么为什么旧文学创作可以在大学里传授，而新文学创作独独不可？在这个问题之下恐怕

只有一个回答，那就是：旧文学创作是需要的，或比较重要的，新文学创作是不需要的，或是比较不重要的，假如引申一下，也许还会有人说：旧文学创作是前程远大的，新文学创作则是死路一条。如果真是如此回答，我就不知道这是否合理，是不是偏见？我们再看事实：在大学中文系里，或说在旧文学创作的课程中，不知到底有没有旧文学作家被造就出来，即在某些文学或非文学的刊物上看，也许我所见者少，却只见少数老先生在发表旧诗，旧词，旧文章，青年人的作品总不多见，至于青年，就只以大学生而论，不管大学里有无新文学课程，却大都在努力于新文学的研究和写作，而且这情形还不只限于中文系的学生，连理工法商的学生也一样。这情形，也许就可能说明一个趋势，一个事实。但有人可能提出另一方面的意见，说大学中文系虽然有旧文学学习的课程，但大学中文系却并不以造就作家为目的，是的，我完全赞成这意见，而且我愿意补充这意见：大学中文系不但不以造就旧文学作家为目的，同样也不以造就新文学作家为目的。那么大学国文系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是，或者当然是在造就国学家，或说造就学者。但是，中文系毕业的学生，是不是可能被造就为国学家或学者呢，像中文系之不一定能造就多少新旧文学作家一样，恐怕也同样造就不出多少国学家或学者。于是这问题就推到了极致，就是，我们不应当只看可能的与不可能的问题，而要看应该不应该的问题，对于大学里的新文学研究创作的问题，也只应当问问应该不应该，有此需要抑根本无此需要，假如是应该的，需要的，我们就不但不反对，而且还要提倡，不但在课外提倡，像王先生所说的，“我们可以有文学讨论会，集合爱好文学的师生共同讨论，常常请文学家来演讲，我们可以努力造成提倡新文学的风气”，而且还要在课堂上教导，既然有人肯研究，为什么就不应当有人教？既然有人肯写作，为什么就不应该给批改？如果说因为越有人教，所以越研究不好，因为越有人改，所以越写不好，那无论如何该是说不通的。至于大学中文系

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要留待下文再说，这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大学里是否应该教授新文学一问题的解决。

第二点，王先生说现代中国所说新文学也就是欧化文学，所以要从事于新文学创作的人就非精通西洋文学不为功。关于这意见，我以为也还有商酌的余地。新文学运动的起来，确乎是受了欧洲的影响，新文学创作在其发展过程上当然也在西欧文学的影响之下，而且一直也确有所谓欧化的作品。但我们必须知道，没有任何一种外来的影响是能够单独支持一个运动的，而且，假如一种文化（包括文学在内）是一直在某一种外来的文化影响之下甚至是止于某种外来文化的，这种文化恐怕也将不成其为有特色的文化。我们还记得，在“五四”前后，倡导新文学运动的大师们曾不断地提示出《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作品，而给它们以新的估价，胡适之先生还特地写了一部白话文学史，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学大众化问题，文学的民族形式等问题的热烈讨论与实践，从多年以前即被提出，中间经过八年的抗战，更使这些问题向前发展了一步，假如谈到今天的新文学而忽略了这一潮流与影响，那就是忽略了新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事物。何况，在我们的作家们中间，既可能举出那些西文根底很深的人，也可能举出更多根本不认识 ABCD 的人。当然也可以说：他们虽然不认识 ABCD，却是读了很多的翻译，不错，这也正好提示了问题的另一面：让西文根底很深的人们尽量多翻译，让不能读西文书籍的人多沾些光，这是一件好事，假如大家翻得多，翻得好，在不懂西文的人就省了很多事而将大大地感谢。不过我所要指明的尚不在此，我是说，今天的中国新文学就是“中国的”新文学，它有一段不能算太短的历史，它有了很多“自己的”作家，它产生了很多“自己的”作品，如说它们依然是欧化的，那不见得全对，今天的作家们所努力的方向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今天的作家也许还有少数作家的作品是非常欧化的，然而不幸得很，这样的

作品也许正是大多数人所不要的。如说无论如何总逃不了外来的影响，那当然，因为今天全世界的文化都相通，就不能不互相影响，不幸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于是所受于人家的影响就比较所给与人家的影响为多。因此，我并不是绝对排斥欧化，而是要问是不是真正的化，是否能化成自己的，化入了自己的生命而成为自己的新事物。我们也不是说新文艺作家绝对不必读外国文，相反，我们倒是宁愿每个中国作家都有很好的外文根底。我的意思不过是说：在今天，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虽然不见得都通外文，而直到现在中文系和外文系也尚未合并，然而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要造就成作家也还是可能的，因为现有那么些不认识 ABCD 的大作家可以为证。所以，“不通外文就不能成为新文学作家”就不能算是一个定理。因此也就益可以见出，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文学写作，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该不该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丁易先生的意见。丁易先生的主张是：大学中文系应当分成三组，即：文学组，语言文字组和文学史组。丁易先生对于文学组特别提出解释，说：

“这文学组和部定的文学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部定的文学组相当于本文所分的文学史组，而这个文学组却是以新文艺的创造建设为目的的。

“这一组的课程内容主要的是文艺理论，著名作家的研究，著名作品的欣赏，以及创作实习等。其课程要点是：文艺理论方面较之部定的应该扩充内容，例如部定科目中之文学概论和文学批评两门就可分析成若干细目。作家研究，作品欣赏应该包括古今中外，不能存有偏见。例如：红楼梦研究、民歌研究至少不该比史记研究、诗经研究还不重要；而鲁迅研究、近代中国作家研究也该和李白杜甫研究同等看待。但这些，更重要的还是要把着重之点放在文艺的欣赏和批评上，考订校勘只须大略涉及，这些进一步的工作是属于文学史组的。至于创作实习则是本组的主要精神所在，它的比重应占本组课程二分之一。”丁易先生所说的